



《活着,就得有点滋味儿》

作者:汪曾祺 汪朗
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17年10月

编辑推荐词:本书是汪曾祺和汪朗合著的散文集,同时收录汪朗多篇未出版过的“食之轶事”。内容分为三辑,辑一按地域论述美食,讲述各地美食的精髓和有趣的见闻。辑二论述口感独特的美食,借酸甜苦辣咸说尽人生百味。辑三论述美食文化、渊源,忆苦思甜,追古溯今,启发美食之外的人生思考。



《清皇陵地宫亲探记》

作者:徐广源

出版社:新世界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17年9月

作者参加过乾隆裕陵地宫的清理,开启并清理过慈禧地宫、香妃地宫,探查过诚嫔地宫、亲郡王的地宫,亲手整理过慈禧的遗体,亲手找到了香妃的头颅骨……他探过十九座皇陵地宫。作者以其非凡的奇特经历,向人娓娓讲述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内幕和神秘故事。

口味

“口之于味,有同嗜焉。”好吃的东西大家都爱吃。宴会上有烹大虾(得是极新鲜的),大都剩不下。但是也不尽然。羊肉是很好吃的。“羊大为美。”中国吃羊肉的历史大概和这个民族的历史同样久远。中国羊肉的吃法很多,不能列举。我以为最好吃的是手把羊肉。维吾尔、哈萨克都有手把羊肉,但似以内蒙古为最好。内蒙古很多盟旗都说他们那里的羊肉不膻,因为羊吃了草原上的野葱,生前已经自己把膻味解了。我以为不膻固好,膻亦无妨。我曾在达茂旗吃过“羊贝子”,即白煮全羊。整只羊放在锅里只煮四十五分钟(为了照顾远来的汉人客人,多煮了十五分钟,他们自己吃,只煮半小时),各人用刀割取自己中意的部位,蘸一点作料(原来只备一碗盐水,近年有了较多的作料)吃。羊肉带生,一刀切下去,会汪出一滴血,但是鲜嫩无比。内蒙古人说,羊肉越煮越老,半熟的,才易消化,也能多吃。我几次到内蒙古,吃羊肉吃得非常过瘾。同行有一位女同志,不但吃,连闻都不能闻。一走进食堂,闻到羊肉气味就想吐。她只好每顿用开水泡饭,吃咸菜,真是苦煞。全国不吃羊肉的人,不在少数。“鱼羊为鲜”,有一位老同志是获鹿县人,是回民,他倒是吃羊肉的,但是一生不解何所谓鲜。他的爱人是南京人,动辄说“这个菜很鲜”。他说:“什么叫‘鲜’?我只知道什么东西吃着‘香’。”要解释什么是“鲜”,是困难的。我的家乡以为最能代表鲜味的是虾子。虾子冬笋、虾子豆腐羹,都很鲜。虾子放得太多,就会“鲜得连

眉毛都掉了”的。我有个小孙女,很爱吃我配料煮的龙须挂面。有一次我放了虾子,她尝了一口,说:“有股什么味!”不吃。

中国不少省份的人都爱吃辣椒。云、贵、川、黔、湘、赣。延边朝鲜族也极能吃辣。人说吃辣椒爱上火。井冈山人说:“辣子有补(没有营养),两头受苦。”我认识一个演员,他一天不吃辣椒,就会便秘!我认识一个干部,他每天在机关吃午饭,什么菜也不吃,只带了一小饭盒油炸辣椒来,吃辣椒下饭。顿顿如此。此人真是吃辣椒专家,全国各地的辣椒,都设法弄了来吃。据他的品评,认为土家族的最好。有一次他带了一饭盒来,让我尝尝,真是又辣又香。然而有人是不吃辣的。我曾随剧团到重庆体验生活。四川无菜不辣,有人实在受不了。有一个演员带了几个年轻的女演员去吃汤圆,一个唱老旦的演员进门就嚷嚷:“不要辣椒!”卖汤圆的白了她一眼:“汤圆没有放辣椒的!”

北方人爱吃生葱生蒜。山东人特爱吃葱,吃煎饼、锅盔,没有葱是不行的。有一个笑话:婆媳吵嘴,儿媳妇跳了井。儿子回来,婆婆说:“可了不得啦,你媳妇跳井啦!”儿子说:“不咋!”拿了一根葱在井口逛了一下,媳妇就上来了。山东大葱的确很好吃,葱白长至半尺,是甜的。江浙人爱吃生葱蒜,做鱼肉时放葱,谓之“香葱”,实即北方的小葱,几根小葱,挽成一个疙瘩,叫做“葱结”。他们把大葱叫做“胡葱”,即做菜时也不大用。北方人吃炸酱面,必须有几瓣蒜。在长影拍片时,有一天我起晚

了,早饭已经开过,我到厨房里和几位炊事员一块吃。那天吃的是炸油饼,他们吃油饼就蒜。我说:“吃油饼哪有就蒜的!”一个河南籍的炊事员说:“嘿!你试试!”果然,“另一个味儿”。我前几年回家乡,接连吃了几天鸡鸭鱼虾,吃腻了,我跟家里人说:“给我下一碗阳春面,弄一碟葱,两头蒜来。”家里人看我生吃葱蒜,大为惊骇。

有些东西,本来不吃,吃吃也就习惯了。我曾经夸口,说我什么都吃,为此挨了两次捉弄。一次在家乡。我原来不吃茺荽(香菜),以为有臭虫味。我家所开的中药铺请我去吃面——那天是药王生日。铺中管事弄了一大碗凉拌茺荽,说:“你不是什么都吃吗?”我一咬牙吃了。从此,我就吃茺荽了。后来北地,每吃涮羊肉,调料里总要撒上大量茺荽。一次在昆明。苦瓜,我原来也是不吃的。我们家乡有苦瓜,叫做癞葡萄,是放在瓷盘里看着玩,不吃的。有一位诗人请我下小馆子,他要了三个菜:凉拌苦瓜、炒苦瓜、苦瓜汤。他说:“你不是什么都吃吗?”从此,我就吃苦瓜了。北京人原来是不吃苦瓜的,近年也学会吃了。不过他们用凉水连“拔”三次,基本上不苦了,那还有什么意思!

有些东西,自己尽可不吃,但不要反对旁人吃。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,就是岂有此理。

总之,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,“南甜北咸东辣西酸”,都去尝尝。对食物如此,对文化也应该这样。

神秘的皇陵地宫

在中国封建社会,陵寢是帝王坟墓的专有名词,其使用权一直被皇家所垄断。

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与伦比的财富,他们深信自己死后可以成神,可以入地升天,可以转世投胎,可以对人世、对后代继续施展威力,因而他们在生前就将自己的陵寢营建得规模宏大、富丽堂皇。

皇帝们为了在冥间生活得更为安全、舒适,他们实行厚葬,死后将生前敛聚的大量奇珍异宝随葬地宫。他们为了使这些随葬珍宝免遭盗失,不仅把陵墓修建得坚固异常,把地宫修建得相当隐蔽,而且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,并故意制造了许多神秘的舆论。因此,从陵寢诞生的那一天起,皇陵及其地宫就被套上了神秘的光环,而且随着封建化的不断加深,这个光环越来越大,皇陵地宫也就变得越来越神秘,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汉文帝刘恒生前就为自己营建了霸陵。一天,他到陵园巡视,环顾四周山势,触景生情。他联想到过去多少皇(王)陵被盗,即使是英明一世、雄才大略的明主也难逃劫难,不由得感慨万千,回过头来对群臣说:“嗟乎!以北山为椁,用纆絮断陈漆其间,岂可动哉!”身旁的大臣张释之回奏道:“使其中无可欲,虽无石椁,又何憾焉?”文帝听后大为感悟。在厚葬成风的当时,他却能以身作则,率先垂范,推行薄葬:山川因其故,无有所改,不起丘垄;陵制务从俭约,不以金银铜锡为饰,专以瓦器随葬。临终之时,他又留下遗诏,改革皇

帝崩逝后天下臣民“重服久临”的旧制。

汉文帝的思想和做法,受到了后世的推崇和赞扬,曾经影响了一部分帝王。但总的来看,在封建社会,帝王及其后妃们实行厚葬始终占据着主流。也正因为如此,皇陵地宫中那些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,使得那些贪婪之徒垂涎三尺,昼夜谋算。他们千方百计,无所不用其极,盗掘了一个又一个皇陵地宫,帝后尸骨狼藉,随葬珍宝被洗劫一空。

地宫又叫玄宫、元宫,是安放帝后棺椁的地下殿堂,所以也称地下宫殿。出于保密的需要,关于皇陵地宫的结构、规制,史书上很少记载,往代档案又毁坏、遗失殆尽。所以,历朝的皇陵地宫一直神秘难测,迷雾重重。秦始皇陵地宫到底被窃与否,流传有多种说法,莫衷一是,至今依然扑朔迷离;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,由于结构异常坚固,未遭盗掘,其地宫的真面目也就无从知晓。皇陵地宫到底是什么样子?古往今来,人们作出了种种的推断和猜测。

有人说,皇陵地宫是一眼巨大的井,井水深不可测,下通海眼,井内寒气逼人,阴森恐怖。帝后棺椁被几条巨大的铁链悬在水面之上,长期被阴凉奇寒的水气所吸,棺内尸体永不腐烂。

有人说,地宫内由高人设计安装了无数机关暗器,地下到处是翻板、陷坑、穿地锦,顶部设置了连弩、飞刀、毒箭,闯入者踏进地宫一

步,将会立即被擒,或顷刻间变为肉酱。

有人说,地宫内充满了毒气,人若进入,立即中毒,气绝身亡,化为一摊脓血。

还有人说,为了不使地宫的秘密外传,陵寢建成后,将所有参与修建地宫的人秘密杀死……

1956年5月,由历史学家吴晗发起、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明定陵地宫发掘工程正式启动。1958年9月6日,新华社播发了这一发掘的重大消息,在全世界引起轰动。明定陵地宫的发掘、整理、开放,第一次揭开了皇陵地宫的神秘面纱。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世人:皇陵地宫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神秘。皇陵地宫不是一口井,帝、后棺椁是放置在石制的棺床上的。地宫内更没有什么机关暗器。

明定陵地宫如此,明朝的其他帝陵地宫是否也是如此?明朝以前的历代陵寢地宫是否与之相似?明朝以后的清朝皇陵地宫又是什么样子?

这一连串的疑问,表明定陵地宫的发掘开放还没有完全揭开神秘的面纱,皇陵地宫仍然迷雾重重。

